

曾在历史上留下重墨异彩的文字——满文

吴元丰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起先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出于治国的需要，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女真大字”通用十几年后，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两种女真字开始并行通用。金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皆改用汉语文，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业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了。

满文是表音文字，即拼音文字，有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之分。元音字母 6 个，辅音字母 22 个，再加用于拼写外来借词的特定字母 10 个，共计 38 个字母。元音可以自成音节，也可以复合成音节，辅音和元音结合也可以成音节。某些单音节和复合音节可以构成词，再按一定的语法关系连接词与词之后就构成了句子，表达某一完整的意思。

满文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四种字体。另外，为了翻译梵文经咒的需要，乾隆帝又下令，在满文原有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 10 余个新字母。这些新字母平时很少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是不包括这部分新创制的字母的。

从满文的初创到改进，用了 30 余年时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便于使用且完善的文字。满文的创制及其改进，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所以两者的推广和使用，必然都会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满文初创之后，由于大力推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推广和使用。清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满文的地位更加显赫，称之为“清字”，定为“国书”。其使用范围随之扩大，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国力逐渐衰弱，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满文的应用情况随之每况愈下。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现在的满族人已经不使用满文，而使用汉文了。

在此特别一提的是，在清代除满族使用满文外，与其相邻或编入满洲八旗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等民族还曾使用过满文。在民国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方的达斡尔族仍然用满文书写信件和公文。另外，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从辽宁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后裔，历时百余年后仍然都普遍使用满语文。上个世纪 40 年代，将满文稍加改造后作为本民族的文字使用，迄今仍在使用。这对满文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还将其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从而满文在国家政务活动和社会文化交流等领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代，曾用满文翻译了四书五经、佛教经典、各朝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汉文典籍，并刊刻发行。如此众多的汉文典籍的翻译，在中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不仅有利于满汉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且有利于促进汉文化的传播。另外，还编写了一定数量的多种文字合璧的词典类书籍。如乾隆年间编写的《御制五体清文

鉴》，以汉、满、蒙古、藏、维吾尔 5 种文字编写，就是一部多种民族文字合璧的大型辞书。这些多种文字合璧的书籍，种类众多，内容各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辞书编纂学的内涵和形式，并且有助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同时，在国家各级机构的公务活动中，又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文书档案。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虽然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但其数量仍十分可观，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 200 余万件。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谓包罗万象，具有重要的应用和研究价值。

时至今日，尽管满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并步入少数学者才能释读的古文字行列，但其应用和研究价值，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满文曾经的辉煌，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挖掘空间，装帧精美的图书，深藏宫闱的档案，无不吸引我们去遐想、探究。满文在清史、民族史、满学等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提倡学习满文，发掘满文史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相关学科的深入系统地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研究馆员）